

擁抱一棵樹

今年，抱樹，如同「吸貓」「撿狗」一樣，成為一種小眾的情緒治癒方式。這無非是樹洞傾聽的新版，訴說，解壓，心理按摩。說白了，擁抱的是另一個自己。

其實，誰人的記憶和成長軌跡裏沒有一棵樹呢？《追風箏的人》裏的主人公與僕人兼小夥伴，在山頂墓園入口的石榴樹上刻下兩人的名字：「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兩人的歡笑、吵架、嫉妒、誤解，也就被一筆筆「刻」在石榴樹了。直到若干年後，已經移居美國的阿米爾，為了拯救哈桑的遺孤，潛回阿富汗。戰火蹂躪的故園，早已沒有往昔的影子。阿米爾不惜冒着風險，回到石榴樹下，撫摸着每個字母的筆畫。那一刻，他又將自己和哈桑的生命緊緊擁抱在一起。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飽經滄桑的老樹，承載了多少華人的鄉愁。這棵樹，就像蓋在古老土地上的的一方大印，為無數的情感、記憶、煙火、流浪作了見證與擔保。《馬橋詞典》裏的馬橋，中心是兩棵楓樹。一代代村民，從孩提時代就呼吸樹陰、吸吮蟬鳴中長大、勞作、休息、繁衍、老去。韓少功為此立傳：「沒有大樹的村寨就像一個家沒有家長，或者一個腦袋沒有眼睛。」

至於文人將Soulmate寄情於一棵樹，更不鮮見。陶淵明與五棵柳樹為伴，是要像柳樹那樣「閒靜少言」。林和靖以梅為妻，就未免有些高冷過度近乎於瘋癲了。現代人，未必有文人那樣的閒情逸致，在成長中也可能沒有出現（更可能沒留意）過一棵石榴樹或兩棵楓樹。但是不要緊，無論是海邊的一棵花紅似火的木棉，還是山谷間一棵黃葉飄舞的白樺，大膽地上前去擁抱一下，閉上眼睛，那頃刻降臨的寧靜和安詳感，或許就會讓你默默決定：下次再來！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AI介入藝術創作日益廣泛，對此如何評價？我以為還需從藝術觀念入手。中國藝術推崇無意得之、妙手得之。唐代詩僧寒山被胡適稱為白話詩人。他有一首這樣的詩：「眾星羅列夜明深，岩點孤燈月未沉。圓滿光華不磨鏡，掛在青天是我心。」全篇琅琅上口，詩心一片澄明。前幾句寫景，平淡中藏着一點心情，最後一句點明題旨，超拔而不張狂，沖淡自在，元氣充沛。後世論詩者將其妙處歸於無意所得，「寒山詩妙處，其妙在不會。有意作詩人，此老喝門

外」，心中所感，未及刻意經營，直衝而出。進一層言，無意得之，又需着意毀之。《詩概》評說陸游和蘇東坡，有一段很絕的話。「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為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以詩人自期，句句想求詩意，反而妨礙了詩的營造。蘇東坡論詩文，強調從天性流出，所謂「好詩衝口誰能擇」，「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

他這種思想又擴展為對所有藝術的主張。在《跋劉景文歐公帖》中，他說，「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跡也。」衝口而出、縱手而成，這八個字叫人生出想見此帖寫作之狀態。

由此想到當下的AI文藝創作，若從刻意經營來說，掌握素材之廣博、形式構思之精巧，AI恐怕不在話下。而「妙在不會」，「夷然不屑」，對AI應該是個難題，因為一般來說AI接

受的訓練以「會」為目的，以身份確認為目的，而如蘇東坡這樣的高手傳下的作詩門徑卻是「衝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從東坡看AI，便可得到這樣的啟示：只要AI還沒有獲得真實人性，縱然掌握一切作為「人性」表徵的內容，也難以搞出高明的藝術。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第四畏」

直沒有放棄對我的「治療」，常開化我說對媳婦好並不是怕老婆，以後要板正自己的思想。

關於怕老婆，以前稱「懼內」，現在流行稱「妻管嚴」，四川還有一個特產說法叫「耙耳朵」。據說別的地方習慣將男性稱呼放在前，四川則調換過來喊「婆婆爺爺」「媽老漢」；四川男人剛發工資就全部上交，出門買菜、回家掌勺的是丈夫，照顧小孩老人的也是丈夫，令其他地方男士相形見绌。

先哲稱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歷史上有一個故

事，北宋王欽若雖官至宰相但還是怕老婆，他根據先哲的名言建立了一座「三畏堂」，同時代的楊億戲謔說：「可以改為四畏堂。」王欽若問原因，楊億說：「除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外，還畏懼夫人。」

怕老婆是不少男士的「第四畏」，但所有怕老婆的男人都會解釋不是真的「怕」，而是疼愛。有名的「妻管嚴」胡適更高明，他曾專門寫過一篇《怕老婆的故事》，將怕老婆上升到民主和文明的高度。按照胡適的說法，他喜歡收藏全世界各國怕老婆的故事，據他觀察，凡是有怕老婆

故事的國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反之，凡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極權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胡適就沒有收集到有關德國和日本怕老婆的故事。

前有王欽若的榜樣，後有胡適的論證，如今又眼見同齡朋友的示範，以後我也甘做一個「耙耳朵」吧。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茱麗葉與羅密歐》

士比亞的原著而行，兩個傳統家族互相敵視，以至下一代年輕男女發生愛情亦無法成為眷屬。莎劇原著對男女主角的愛慕和傾情有着細緻描寫，家族的仇恨和鬥爭最終導致悲劇收場，成年人應該深切反省。

演藝學院的版本從中文劇名已能顯示詮釋方向。男主角羅密歐被塑造成一位現代青年，熱愛表演和炫耀，在同輩當中總要突出自我。女主角茱麗葉是一位語言障礙的女生，需以手語傳達說話，大部分時間難以清晰表達自我。

這是令人看得激動的版本，演出滿載導演的獨特風格。導演借用年輕演員的靈活身體，展現了角色沉默的控訴。不論是街頭打鬥，抑或舞會邂逅，演員以具美感的舞步姿態和具能量的形體動作，將角色備受上一輩壓迫的情緒從內心散發至軀體，再至劇院每個角落。女主角的殘疾設定，令角色超越了愛情界線。導演不拘泥於傳統表演風格，讓演員以直接和深層的技巧呈現角色。茱麗葉面對羅密歐時能以手語配合拮据的語言，面對家長則只能以手語傳達，彷彿內心的真

意無法獲得家長理解。茱麗葉與母親爭執的一段戲，她說：「咁即係逼我去死！」母親嚴詞反擊：「咁你就去死啦！」場面令人看得心如刀割。

全劇尾聲的無言場面，手語和形體互相結合，既是導演匠心獨運的設計，亦是演員艱苦排練的成果。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冬日雪景

本周我國北方氣溫驟降，多地普降暴雪。京城也迎來鵝毛大雪。孩子們停課走上街頭打雪仗，彷彿穿越回了童年，又令我喚起腦海中老彼得·勃魯蓋爾那幅西方美術史上被複製最多的冬景名作《有滑冰者和捕鳥器的冬景》。藉着本周末化的積雪，應景地推薦一張以此名作為封套的唱片。專輯由英國VOX公司上世紀六十年代灌錄並發行，前蘇聯小提琴巨匠大衛·奧伊斯特拉赫演繹的兩首小提琴協奏曲：分別是由前蘇聯指揮大師康德拉辛執棒蘇聯國家交響樂團演繹的門德爾松《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以

及和前蘇聯指揮家薩莫薩德攜手莫斯科大劇院交響樂團詮釋的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身為西畫史中首位描繪冬日雪景的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有滑冰者和捕鳥器的冬景》無疑對日後的雪景畫家影響深遠。畫家用一個略高的俯瞰視角捕捉了身處「小冰河期」的佛蘭德斯地區村民們在寒冬冰雪世界中自娛自樂的一幕。老勃魯蓋爾以寫實、生動且詼諧的表現手法記錄下人們在以S型向遠方綿延的河道冰面上熱火朝天地進行着打陀螺、冰球、滑冰等多種冰上運動。左側留白的天

空，與右側岸上頂天立地的枯樹、下方的灌木叢和岸上成排的房屋形成構圖上鮮明的疏密對比，河畔兩側村落的民房上覆蓋着厚厚的積雪，遠景則因空氣透視法的使用而變得模糊。在兩棵枯樹的正下方，一塊斜倚的木頭旁圍滿了鳥，這便是佛蘭德斯當地的自製捕鳥器。

這幅名作在完成後不僅被畫家子



孫多次臨摹，更成為了十七世紀歐洲雪景畫的最佳參照範本。

「碟中畫」門德爾松《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有滑冰者和捕鳥器的冬景》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臘味糯米飯

從會展轉入港灣道的酒店，跟朋友吃精緻中菜。進店入座，空間寬敞，臨海景色開揚，餐廳分層格局細緻，帶點親切的高格調。景好更需美食相配，葷素點心匯成花園，小吃燒味砌作拼盤，相貌味道，典雅溫文。

席間奉上生炒臘味糯米飯，碗碟古雅，臘味大小合適，毫無雜味，米飯內軟糯外分明，醬油上色添味，蔥花點綴提香，咬上幾口，已嫌不夠。臘味糯米飯秋冬出現較多，餐廳依時節推出，閒日見於蛇羹店，與羹相配，一飯一湯，飽腹滿足。小時候在流動攤檔，見糯米飯的蹤跡，飯在大蒸籠加熱，另加臘腸臘腸臘肉，夜晚買點作宵夜，是屋邨飲食回憶的一部分。

糯米飯可成主角，也可以成餡料配角，醃雞翼、醃魷魚、醃乳豬，吸收食材精華，肉飯味道皆好，有時主次難分。宋代《太平廣記》早就提到釀糯米飯的方法，而且頗考功夫，書中記錄做法如下：「據人數取鵝，燂去毛，及去五臟，釀以肉及糯米飯，

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燂剝，去腸胃，置鵝於羊中，縫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卻羊，取鵝渾食之。」鵝隻隨人數增減，與羊一樣火燒去毛，接續去除內臟，騰出空間，釀入肉和米飯，外加各種調味。現代釀製禽畜的做法大致相同，除臟塞餡，肉飯菇菜，風味不一。

糯米常見，配臘味，製籩飯，包糉子，各具風味。但糯米不能多吃，清代《隨息居飲食譜》談及糯米，提到：「釀酒熬餲，造作餅餌。若煮粥飯，不可頻餐。以性太黏滯難化也。小兒病人尤當忌之。」糯米可釀酒，或混合煉成麥芽糖，也是製作糕餅的材料。糯米可轉換成不同形態，煮飯熬粥，改變最少，反而最難消化，因為黏滯特性未有受太多破壞，還得謹記少吃多滋味。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三大隊》

去深圳看了熱映電影《三大隊》。為了避免劇透，以下引用官方劇情介紹：「刑偵大隊隊長程兵（張譯飾）帶領的三大隊在辦理一起惡性案件的過程中導致嫌疑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獄。出獄後，他們依然堅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蹤在逃嫌疑犯的故事。」

這樣的劇情，在結果上自然不需要懼怕「被劇透」，電影的重點自然是追兇路上的艱難險阻與心路歷程。電影的尾聲，主角終於抓到了逃犯，在走出派出所之前，他對着陌生的警員，向着十幾年前的領導、同事和十幾年前的自己，敬了一個禮，喊出了那句動人心魄的話語：「請轉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說完，他轉身離開。鏡頭從背後拍過去，他一步一步向前走着，那些曾經與他一起戰鬥過的、如今因為各種各樣的現實原因不得不中途放棄的「三大隊」成員們在虛幻中一一出現，與他打招呼。他停在了路口，鏡頭越過他的肩膀

觀眾看到了他蒼老的臉龐。他茫然四顧，是川流不息的街道、是匆匆而過的行人。或許在這一刻他才發現，自己執著一生追捕逃犯，終於夙願得償，但代價是他自己一生的時光，他曾經的事業、他曾經的家庭全部在這場長達十多年的狂奔之中被甩在了身後。一種巨大得喊一聲似乎能聽到回音的失落，從張譯的眼神中蔓延開來，敲打着銀幕前我的心。

電影是基於真實事件改編，是一位可敬的人民警察蒼涼一生的縮影。對潛在的罪犯是一種威懾，不要心存僥倖，只要犯罪必定會被追捕到天涯海角，而對普通觀眾而言，讓我們看到了如今的安全與穩定背後，代替我們負重前行的那個群體——人民警察。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